

■ [宋] 陸佃 著

埤雅

王敏紅 校點



浙江大學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■「宋」陸佃著

埤雅

王敏紅校點



浙江大學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埤雅 / (宋)陸佃著;王敏紅校點. —杭州:浙江大學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-7-308-05912-1

I. 埤... II. ①陸... ②王... III. 訓詁 IV. H1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8) 第 054188 號

埤 雅

[宋] 陸佃 著 王敏紅 校點

責任編輯 張道勤

封面設計 劉依群

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28)

(E-mail: zupress@mail. hz. zj. cn)

(網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

<http://www.press.zju.edu.cn>)

電話:0571—88925592, 88273066(傳真)

排 版 浙江大學出版社電腦排版中心
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

開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張 15.75

字 數 225 千

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308-05912-1

定 價 35.00 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

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部郵購電話(0571)88072522

序

《爾雅》問世以來，不斷有為它增補和注釋的著作出現，形成了“雅學”這門獨特的學問。增補類的著作大體分為兩類。一類是仿《爾雅》體例全面增補的，如產生于秦漢之際的《小爾雅》、三國魏張揖的《廣雅》、明代方以智的《通雅》等；另一類是專門增補《爾雅》所涉某一方面內容的，如西漢末年揚雄的《方言》、東漢末年劉熙的《釋名》、北宋陸佃的《埤雅》、南宋羅願的《爾雅翼》、明代朱謀埠的《駢雅》、清代吳玉搢的《別雅》及史夢蘭的《豐雅》等。陸佃的《埤雅》專釋草木鳥獸蟲魚和天文，是名物訓釋方面的代表性作品。

陸佃(1042—1102)，字農師，號陶山，北宋越州山陰(今浙江紹興)人，是南宋著名詩人陸游的祖父，《宋史》有傳。陸佃少時家貧，苦學成材，映月夜讀的故事被傳為佳話。曾不遠千里拜王安石為師，《四庫提要》言“蓋佃以不附新法，故後入元祐黨，籍其學問，則未嘗有異於安石”。可見在學術上受王安石的影響頗深。陸佃由於精於禮家名數之學，歷官至尚書左丞，在宋代文壇和政壇都產生過一定影響。他一生著述頗豐，共計二百四十二卷，今存《埤雅》、《爾雅新義》、《陶山集》，另有《鶡冠子注》、《詩講義》、《爾雅注》、《禮象》、《春秋後傳》數種，均已失傳。

今本《埤雅》凡二十卷，其中《釋魚》二卷，《釋獸》三卷，《釋鳥》四卷，《釋蟲》二卷，《釋馬》一卷，《釋木》二卷，《釋草》四卷，《釋天》二卷，共釋名物詞 297 條。《埤雅》初名《物性門類》，後易名為《埤雅》，言為

《爾雅》之輔。它是陸佃花了畢生精力修撰的，其子陸宰在《埤雅序》中言：“先公作此書，自初迨終，僅四十年，不獨博極群書，而農父牧夫、百工技藝，下至輿台皂隸，莫不諏詢，苟有所聞，必加試驗，然後記錄，則其深微淵懿，宜窮天下之理矣。”

《埤雅》的價值首先是增益《爾雅》，且釋物精良，引證廣博。《爾雅》產生時代早，所收的名物詞較少，釋物過於簡單，《埤雅》從條目上和詮釋上都做了增益。它對名物的得名緣由和異名俗稱、名物的外形和特性功用都詳加介紹，又聯繫經書闡釋經義，並廣引有關古籍先賢、俚語俗說，有的還附加作者的按語。如卷一《釋魚·鰮》：

鰮，今泥鰮也。似鰻而短，無鱗，以涎自染，難握，與魚而爲牝牡，《莊子》所謂“麋與鹿交，鰮與魚遊”。一名“鰮”。孫炎《爾雅正義》曰：“鰮，尋也。尋習其泥，厭其清水。”舊說守魚以鰮，養魚以鰮。蓋鰮性酋健善擾，令魚利轉，制字从酋，豈爲是乎？《恩平郡譜》云：“鰮謂之肆，蝦謂之籠，蟹謂之衫，蛇謂之訛。”案：古方有言須用流水煮藥者，今鰮鮠入江水輒死，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。韓文公：“江魚不池活。”今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，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，此亦一驗。《詩》云：“豈其食魚，必河之魴？”蓋流水之魚，品流自異。

《四庫提要》評論說：“其說諸物，大抵畧於形狀而詳於名義，尋究偏旁，比附形聲，務求其得名之所以然，而曼衍縱橫、旁推其理以申之，多引王安石《字說》。”這種形似小品文的寫法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材料，對我國動植物學、民俗學、文學等研究以及古籍輯佚都有珍貴的參考價值。

《埤雅》的另一個價值是開創了雅學名物研究的道路。《爾雅》後十六篇專釋百科名詞，其後《小爾雅》和《廣雅》都有名物訓釋，但總的來說是放在辭彙訓詁的角度去羅列和解釋的。自《埤雅》始，名物訓詁獨立於一般詞彙訓詁之外，從專科研究的角度進一步詮釋，這說明我國名物研究已經從一般辭彙研究中分流出來，成爲了一門獨立的學問。至南宋羅願的《爾雅翼》，名物訓詁成爲雅學研究中的一條支脈，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。

毋庸諱言，《埤雅》也有一些明顯不足，如引書不詳注出處，同王安

石《字說》一樣多穿鑿附會之說等等，讀者在閱讀該書時應予注意。

《埤雅》是我國雅學史上的一部重要專著，理應受到重視和研究。但迄今為止，尚未有《埤雅》的整理本問世，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此書的傳播和研究。王敏紅女士畢業于原杭州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，又一直從事古代漢語教學，作為陸佃的同鄉人，對於整理《埤雅》有很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，校點《埤雅》是她花數年時間陸續完成的，這對於《埤雅》來說無疑是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。正如明代的方以智在《通雅》裏說：“草木鳥獸之名，最難考究。”要做這方面書的點校工作，也有相當的難度，敏紅能把《埤雅》整理出來，確實花了不少心血。敏紅在讀書時是個勤奮的學生，工作後與我常有聯繫，總是殷殷問候，頻頻發問，是個踏實好學的人。現《埤雅》校點完成將付梓出版，敏紅囑我為序，盛情難卻，故略綴數語，以薦此書。

祝鴻熹

二〇〇七年十月

前言

一、陸佃其人

陸佃，字農師，號陶山，宋越州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，是南宋著名詩人陸游的祖父，《宋史》有傳。陸佃生於公元1042年，熙寧三年中進士甲科，授蔡州推官，選為鄆州教授，召補國子監直講。歷遷禮部侍郎、吏部尚書，又拜尚書右丞，轉左丞，其一生歷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五朝。卒於公元1102年，時年六十一歲。

陸佃少時家貧，以苦學成材。據《宋史·陸佃傳》記載，陸佃“居貧苦學，夜無燈，映月光讀書。躡屨從師，不遠千里。過金陵，受經於王安石”。可見陸佃不僅苦學，還曾求師於王安石，在學業上受到王安石的指點。陸佃是個博學多才的人，廷試時“遽發策題，士皆愕然”，而“佃從容條對，擢甲科”，他完全憑著自己的勤奮和才智得以馳騁官場。陸佃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，神宗時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，神宗贊其：“自王、鄭以來，言禮未有如佃者。”並加集賢校理、崇政殿說書，進講《周官》。陸佃曾同王子韶修定《說文》，又領修《神宗實錄》、《哲宗實錄》。他一生著述頗豐，共計二百四十二卷，今存《埤雅》、《爾雅新義》、《陶山集》，另有《鶡冠子注》、《詩講義》、《爾雅注》、《禮象》、《春秋後傳》數種，均已失傳。

陸佃是個不媚權貴、剛正不阿的人，這主要表現在他對王安石的態度上。熙寧三年，陸佃應舉入京，時王安石當國，首問新政，陸佃曰：

“法非不善，但推行不能如初意，還爲擾民，如青苗是也。”王安石驚曰：“何爲乃爾？吾與呂惠卿議之，又訪外議。”陸佃曰：“公樂聞善，古所未有，然外間頗以爲拒諫。”王安石以爲陸佃不附己。又“安石子雱用事，好進者坌集其門，至崇以師禮。佃待之如常”。其不媚權貴如此。但當王安石變法失敗，“士多諱變所從”時，“安石卒，佃率諸生供佛，哭而祭之，識者嘉其無向背”。修撰《神宗實錄》時，又“數與史官范祖禹、黃庭堅爭辨，大要多是安石，爲之晦隱。庭堅曰：‘如公言，蓋佞史也。’佃曰：‘盡用君意，豈非謗書乎！’”知江寧府時，又“甫至，祭安石墓。”在王安石當政時，陸佃不趨炎附勢，敢於諍言相告；在王安石失勢，人們避之惟恐不及時，陸佃卻爲之爭辯，執師生之禮數次哭祭。其錚錚鐵骨，日月可鑒！

二、《埤雅》的成書過程和版本

《埤雅》成書約在宋紹聖二年（公元 1095 年）。陸佃的兒子陸宰在《埤雅序》中說：“元豐間，預修《說文》，因進書獲對，神考縱言至於物性，先公敷奏稱旨，德音稱善，且恨古未有著爲書者。先公又奏臣嘗試爲之，未成，未敢進也。天意欣然，便欲見之。因進《說魚》、《說木》二篇。自是益加筆削，號《物性門類》。編纂將終，而永裕上賓矣。先公旋亦補外。所至，以平易臨民，故其事簡政清，因得專意論撰。既注《爾雅》，乃廣此書，號《埤雅》，言爲《爾雅》之輔也。《埤雅》比之《物性門類》，蓋愈精詳，文亦簡要。”可見《埤雅》是在陸佃修《說文》、注《爾雅》的同時陸續撰寫的，初名《物性門類》，後更修爲《埤雅》，言爲《爾雅》之輔。

陸佃作《埤雅》，是順應時代的需要。《爾雅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詞典，約成書于戰國末期，是讀書人讀經的工具書。但《爾雅》釋詞簡而略，尤其是名物方面，往往釋似未釋，如《釋獸》：“獾，似狸。兕，似牛。犀，似豕。”人們讀後仍然非常模糊。更何況，時代已發展到宋代，由於生產的發展，事物的變遷，以及人們對事物的不斷認識，《爾雅》所提供的知識已不能滿足當時人們的需要，正如陸宰在《埤雅序》中所說的“恨古未有著爲書者”。因爲“古未有著爲書者”，陸佃順應了時代的需

要，從名物上對《爾雅》作了闡發，為《爾雅》之輔。此書一出，受到人們的歡迎，明成化十五年胡榮《重刊〈埤雅全集〉序》稱其“盛行當時矣”。自此，“雅學”分流發展，名物訓釋成為專門的一門學問。

《埤雅》是陸佃個人學術研究的積累。陸宰在《埤雅序》中說：“嘉祐前，經義之未作也，先公獨以說《詩》得名，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多識。熙寧後，始以經術革詞賦，先公《詩講義》遂盛于時，學校爭相筆受，如恐不及。”他又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，曾進講《周官》，修訂《說文》，而講《詩》說《禮》釋《爾雅》，用《說文》探究字源，正是《埤雅》的主要內容之一。如卷五《釋獸·豕》：“彘也，竭其尾，故謂之‘豕’。犬喜雪，馬喜風，豕喜雨，故天將久雨，則豕進涉水波，《詩》曰：‘有豕白蹄，烝涉波矣；月離于畢，俾霂沱矣。’此之謂也。……《禮》曰：‘羊曰柔毛，豕曰剛鬣。’羊于毛也，柔；豕於鬣也，剛。《周官》曰：‘豕盲視而交睫，腥。’腥，《說文》音‘姓’，以為星見食豕，令肉生息肉也。今俗謂之‘腥肉’。蓋豕有米肉如星，則其臭腥而肉不可食，故其字又通於‘腥’。而《內饗》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，曰：‘豕盲視而交睫，腥也。’鄭云：‘腥’當為‘星’。肉有如米者似星，不知所謂息肉似星者即‘腥’，其實一也。《說文》：‘巳象蛇之形，亥象豕之形。’蓋一陽生於子，至巳而六陽備；一陰生於午，至亥而六陰備，故此二字皆象形也。”名為釋物，實似釋經，這是《埤雅》的一大特色，也體現了陸佃深厚的經術功底。

《埤雅》化了陸佃差不多畢生的精力。陸宰《埤雅序》言：“先公作此書，自初迨終，僅四十年，不獨博極群書，而農父牧夫、百工技藝，下至輿台皂隸，莫不諏詢，苟有所聞，必加試驗，然後記錄，則其深微淵懿，宜窮天下之理矣。”陸佃享年六十一歲，用四十年的時間修撰此書，可見用力之深。陸佃釋物，博極群書，上至先秦，下及宋代，不僅有經書諸子，更有解釋鳥獸蟲魚草木農業醫藥及天文地理方面的典籍，如《養魚經》、《鳥獸草木蟲魚疏》、《物類相感志》、《本草》、《齊民要術》、《述異記》等等。他深入實際，調查研究，不管是農父牧夫、百工技藝，還是輿台皂隸，都親自諏詢，不恥下問，因此俚言俗語是《埤雅》釋物的一大依據，如卷八《釋鳥·黃鳥》：“故里語曰：‘黃栗留看我，麥黃甚熟。’”又卷十七《釋草·藕》：“俗云藕生應月，月生一節，閏輒益一。”如

鰈、鮫、鰵、蛟。

卷二《釋魚》，共 14 條：龜、鱉、烏鰂、鼃、鼈、黿、蟾蜍、蚌、蝸、蜃、貝、鰻、鱉、嘉魚。

卷三《釋獸》，共 15 條：麀、兔、鹿、麝、犀、麋、虎、麋、兕、豺、獺、熊、豹、羊、牛。

卷四《釋獸》，共 16 條：象、貉、狸、狼、蝟、狐、獾、貓、駝、麋、狢、猴、獾、羆、貂、獾。

卷五《釋獸》，共 13 條：犴、羆、羔、羚羊、羆羊、狗、豺、豕、獾、豚、騶虞、犬、豺。

卷六《釋鳥》，共 15 條：鵠、雞、鵠、鵠、雉、鷓鴣、鳶、烏、鷓、鷓、鴈、鷹、鷓鴣、鷓、鷓。

卷七《釋鳥》，共 15 條：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。

卷八《釋鳥》，共 16 條：燕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。

卷九《釋鳥》，共 14 條：溪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、鷓。

卷十《釋蟲》，共 20 條：蟻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蜂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。

卷十一《釋蟲》，共 20 條：蠅、蜘蛛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、蠅。

卷十二《釋馬》，共 15 條：馬、馬、馬、馬、馬、馬、馬、馬、馬、馬、馬、馬、馬、馬。

卷十三《釋木》，共 15 條：桃、甘棠、梅、李、楓、槐、棗、棘、木瓜、穀、楊、柚、橘、唐棣、常棣。

卷十四《釋木》，共 16 條：栗、柳、楸、櫻桃、柏、梧、桐、柘、椒、梓、榛、榴、棗、桂、粉、楨。

卷十五《釋草》，共 15 條：竹、蓬、蒿、蘩、荇、蘋、藻、海藻、蕭、菱、虞蓼、卷耳、萑、芥、芡。

卷十六《釋草》，共 17 條：韭、蘘、菰、壺、瓠、匏、蒲盧、瓜、龍、長楚、

蔞、蕁、蕁蕁、蕁、苳、苳、苳、苳。

卷十七《釋草》，共 16 條：荷、菡萏、藕、茶、葵、藍、莪、芹、藕、蒺藜、木槿、莧、茹蘆、台、艾、藹。

卷十八《釋草》，共 16 條：薇、蕨、菟絲、蕙、茅、苓、莫、蘭、鬱、鬯、蒲、葛、諛草、芻、白華、芍藥。

卷十九《釋天》，共 6 條：天、雨、雲、雪、雹、風。

卷二十《釋天》，共 7 條：雷、電、月、星、斗、漢、虹。

以上《釋魚》、《釋獸》、《釋鳥》、《釋蟲》、《釋馬》屬於動物範疇，《釋木》、《釋草》屬於植物範疇，《釋天》屬於天體範疇。全書共釋條目 297 條。

《埤雅》總的體例為卷下列篇名，篇名下列本卷總條目，再依次釋物，最後有疑難字的“音釋”（《五雅全書》本和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藏叢刊》本均未收錄，只有《四庫全書》本有）。釋物的體例則各自不同，但一般包括這些內容：名物得名的緣由和異名俗稱，名物的外形和特性功用，闡釋經義和引有關書證俗說，有的還附加作者的按語。如：卷九《釋鳥·杜鵑》：“杜鵑，一名子規，苦啼，啼血不止，一名怨鳥，夜啼達旦，血漬草木。凡始鳴，皆北嚮，啼苦則倒懸於樹，《說文》所謂‘蜀王望帝，化為子雋’，今謂之‘子規’是也。至今寄巢生子，百鳥為哺其雛，尚如君臣云。《爾雅》曰‘雋周’，即此鳥也。《臨海異物志》曰：‘鷓鴣一名杜鵑，至三月鳴，晝夜不止。’按：《楚辭》曰：‘恐鷓鴣之先鳴兮，使夫百草為之不芳。’則杜鵑似非鷓鴣。服虔曰：‘鷓鴣一名鷓。’此言是也。蓋陰氣至而鷓鳴，故百草為之芳歇。或曰：‘鷓鴣春分鳴則衆芳生，秋分鳴則衆芳歇。’所未詳也。”文中先釋杜鵑的異名有“子規”、“怨鳥”，得名的緣由是“苦啼，啼血不止”、“夜啼達旦”等，其特性是“凡始鳴，皆北嚮，啼苦則倒懸於樹”、“寄巢生子，百鳥為哺其雛，尚如君臣”，再釋《爾雅》的“雋周”就是此鳥，又引《臨海異物志》的話並加評語，“所未詳也”表現了作者科學嚴謹的態度。當然，這些內容並非每個條目必備，而是各有側重。

四、《埤雅》的價值與不足

《埤雅》是宋代雅學研究的代表作品，在我國訓詁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《埤雅》在訓詁學上的價值，大致可分以下四個方面：

一、興宋代之雅學。《爾雅》是我國戰國末期產生的一部訓詁工具書，從漢代開始，不斷有仿照《爾雅》體例和釋詞方式編撰的訓詁專著，也不斷有人注釋、研究《爾雅》，形成了“雅學”這門獨特的學問。漢魏之際，產生了一些有影響的雅學著作，如揚雄的《方言》、劉熙的《釋名》和張揖的《廣雅》。但到了唐宋時期，經學衰微，道學大興，學者習談性理，憑臆逞說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謂宋代以降“漢學日衰，雅學廢墮”。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，儘管北宋初年有國子祭酒邢昺著《爾雅疏》十卷，但雅學一度相當沈寂，尤其是仿《爾雅》體例的作品，史載難覓。陸佃可稱是宋代雅學的中興者，著有《埤雅》、《爾雅新義》、《爾雅注》（已佚），其中《埤雅》的出現，使宋代雅學有了一個轉折點，它不但在內容上對《爾雅》作了補充，而且探求事物得名之由來，考究名物而詳其名義，假物性以說經義，拓寬了訓詁學的範疇，與漢儒的章句訓詁風格迥異，開創了宋代雅學的新風。此書在當時即具有很大的影響，明成化十五年胡榮《重刊〈埤雅全集〉序》言其“盛行當時矣”。對宋代雅學來說，《埤雅》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，此後雅學才有所興盛，南宋羅願的《爾雅翼》就是受其影響而撰的一部力作。《爾雅翼》計三十二卷，以釋鳥獸草木蟲魚為主要內容，其體例基本仿照《埤雅》，其成就又在《埤雅》之上。這些作品，儘管成就不是最大，但在當時重義理而不重訓詁的風氣下，能從名物訓詁方面獨樹一幟，窮物盡性，推動了雅學在宋代的繼續發展，也使訓詁學在宋代放一異彩。尤為可貴的是，從《埤雅》始，“雅學”分流發展，從原來的綜合性研究向專門性研究轉變，名物訓釋成為專門的一門學問。

二、補《爾雅》之不足。明代張存《重刊〈埤雅〉序》說：“昔周公著《爾雅》，其事詳矣，而有未備也。至宋元豐尚書左丞陸佃撰《埤雅》若干卷。埤，輔也，言為《爾雅》之輔也。”《埤雅》對《爾雅》的補充，集中在動、植物和天文方面，不涉及語詞，故刪去了《釋詁》、《釋言》、《釋訓》；

的一部動植物辭書。

三、備訓義之各法。今人錢劍夫在《中國古代字典辭典概論》中講：“它（《埤雅》）集中了自《說文》以至《廣雅》的各種釋詞方式。”《埤雅》的訓義方式十分豐富，義訓中有直訓，有描寫比況，也有義界，形訓則與聲訓密切結合，力求從字形、字音探求語源。具體來看：

1. 成熟地運用各種義訓方式。其中直訓是《埤雅》用得最多的方法，形式多樣，常見的有：用宋代的名稱解釋古語，如《釋魚·魴》：“魴，一名魴，此今之青鯪也。”《釋鳥·雛》：“今鳩鳩也。”用異稱解釋通名，如《釋草·芡苢》：“芡苢，一名馬舄，一名車前，一名當道。”《釋草·櫻桃》：“櫻桃爲木多陰，其果先熟，一名荊桃，一名含桃。”用俗語解釋雅言，如《釋獸·狢》：“今俗謂之‘金線狢’者是也。”《釋天·雷》：“今俗曰回雷。”用常用名解釋專名，如《釋魚·黿》：“黿，大鰲也。”《釋獸·狢》：“牝豕曰狢。”也有很多是幾種方法同時使用，如《釋鳥·鳩鳩》：“鳩鳩，結鞠，一名搏黍，今之布穀，江東呼爲郭公。”《釋鳥·黃鳥》：“黃栗留也，一名倉庚，一名皇，齊人謂之搏黍，亦或謂之黃袍。”另一種常用的義訓方法是描寫比況，有對名物外形特徵的描寫比況，如《釋魚·鮪》：“鮪魚似鱖而青黑，長鼻，體無鱗甲，肉色白，味不如鱸，大者長七八尺。”《釋鳥·鵙》：“鵙形似鵙而大，人足，其鳴自呼，頷下胡大，如數升囊……”有對名物行爲特徵的描寫比況，如《釋鳥·鵙》：“每遇巨石，知其下有蛇，即于石前如術士禹步，其石防然而轉。”《釋鳥·鷺》：“鷺一名舂鋤，步於淺水，好自低昂，故曰舂鋤也。”這些描寫比況手法的應用，更加生動、細微地反映了名物的特徵。另外，《埤雅》還用“設立界說”的方式對事物下定義，對生物的種屬關係加以嚴格的界定，如《釋草·蒲》：“蒲，水草也。”《釋木·榛》：“榛，栗屬也。”《釋蟲·蝮蛇》：“蝮蛇，龍類也。”

後世常用的義訓方式，在《埤雅》中都已十分成熟地運用。

2. 較爲科學地把形訓與聲訓結合起來。早在漢代，人們對字的音義聯繫已有所認識，鄭玄和他的弟子劉熙已經開始比較廣泛地用聲符釋其形聲字，其後晉代的楊泉和南唐的徐鉉也作了有益的探索。到北宋時，王安石不僅在政治上銳意改革，在學術上也刻意創新，其《字說》

一書，捨棄“六書”，從偏旁來立意，改形聲爲會意，如：“農者，本也，故又訓厚。濃，水厚；醲，酒厚；禮，衣厚。”（見《周官新義》）其書儘管多穿鑿附會之辭，但緊緊抓住了字符與字義之間的關係，在當時有很大影響。與此同時，王聖美作《字解》，提出了“右文說”，認爲形聲字的聲符不僅表音，而且表義。據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十四載：“王聖美治字學，演其義爲右文。古之字書，皆從左文。凡字，其類在左，其義在右。如木類，其左皆從木。所謂右文者，如𣎵，小也。水之小者曰淺，金之小者曰錢，歹之小者曰殘，貝之小者曰賤。如此之類，皆以𣎵爲義也。”這種方法抓住聲符字的本義，將聲符相同的字系統地加以比較，以尋求它們的共同點。“右文說”拓寬了聲訓的注釋方式，爲聲訓開闢了一條新路，對因聲求義方法的發明有很大啟發。陸佃曾師從王安石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裏說：“蓋佃以不附新法，故後入元祐黨，籍其學問，則未嘗有異于安石。”陸佃受王安石的影響頗深，在《埤雅》中多處引用《字說》。陸佃又曾從王聖美校《說文》，其訓詁方法無疑也受到王聖美的影響。受“二王”的啟發，《埤雅》“尋究偏旁，比附形聲，務求其得名之所以然。”（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），較爲科學地把形訓與聲訓結合起來，如：《釋魚·魴》：“其廣方，其厚褊，故一曰魴魚，一曰鰕魚。魴，方也；鰕，褊也。”《釋獸·麋》：“鹿屬也，故麋之文从鹿，从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。”《釋獸·羝》：“羝性好抵突，故从抵省。字从抵省，音从低者，以低其角，然後能抵突故也。”這種方式從形聲字聲符的音義出發，結合名物的特性，從而探求名物得名之由，有一定的科學性。當然把形聲字多說成會意字，不免有不少牽強穿鑿，如《釋獸·狼》：“豺祭狼荀，又善逐獸，皆獸之有才智者，故豺从才、狼从良作也。”《釋獸·貓》：“鼠善害苗，而貓能捕鼠，去苗之害，故貓之字從苗。”不過在因聲求義和探求語源上，《埤雅》還是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實踐，體現了一定的科學性和進步性，從而推進了這些訓詁方法的成熟，在語源學上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四、集古今之眾說。《埤雅》的引證材料十分豐富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謂其“援引甚博”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譽其“博奧”。據筆者粗略統計，全書引書達 200 餘種之多。引文主要有三個特點：

1. 引書種類繁多。主要有經書類，如《詩經》、《爾雅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周

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孟子》等；諸子類，如《莊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鬼穀子》等；字書類，如《說文解字》、《方言》、《廣雅》、《字說》、《字林》、《字指》、《龍龕手鏡》等；注疏類，如《毛詩傳》、《方言》郭璞注、孫炎《爾雅正義》、《漢書音義》、《莊子音義》等；辭賦類，如《郊居賦》、《蜀都賦》、《稽聖賦》、《東都賦》、《淮賦》等；更有大量解釋動物、植物、天文、地理及農業、醫藥等方面的典籍，如《本草》、《養魚經》、《海物異名記》、《述異記》、《物類相感志》、《齊民要術》、《四時纂要》、《陰陽自然變化論》、《素問》等。

2. 引語不避俚俗。《埤雅》不但據經典聖賢之言，而且引野語俗諺之說來參證，常有“傳曰”、“諺曰”、“里語曰”、“俗說”、“江東人曰”、“土人曰”等語。如《釋鳥·鴝》：“閩諺曰：‘鴝無舌，兔無脾。’”《釋蟲·臘蛇》：“傳曰：‘靈蛇棄鱗，神龍解角。’”《釋蟲·蛇》：“語曰：‘蛇珠千枚，不如一玫瑰。’”

3. 《埤雅》為後世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訓詁資料。《埤雅》所引古本資料，有許多是今未見之書，如《尸子》、《雜令》、楊孚《異物志》、《陰陽自然變化論》、《蠶書》、《相經》、《字說》等。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保存了不少王安石《字說》的內容。王安石的《字說》在宋代曾有過很大影響，又因多穿鑿附會，為歷代學者所詬病，原書已佚。筆者據張宗祥輯錄、曹錦炎點校的《王安石〈字說〉輯佚》一書作了統計，《埤雅》直接或間接引用《字說》達七十餘條，如《釋獸·羔》：“《字說》曰：‘羔从羊从火。羊，火畜也。羔，火在下，若火始然，可進而大也。’又曰：‘羹从美从羔。羊大而美成，羔未成也。美成爲下，知羹是也；未成爲上，大羹是也。禮豆先大羹。’”《釋鳥·鷓鴣》：“《字說》曰：‘從喬，尾長而走且鳴，則其首尾喬如也。’”《釋草·蔥》：“《字說》曰：‘蔥，疏關節，達氣液，忽也。’”這些引文，使我們得以見到《字說》的部分內容，在輯佚方面尤為珍貴。

《埤雅》引證大量材料來考辨名物，闡發事理，為後世的訓詁學樹立了典範。

《埤雅》也有明顯不足，突出表現為：

1. 分類不夠科學。從大類看，《爾雅》有《釋畜》，《埤雅》不列，而把羊、豬、狗等畜類列入《釋獸》，又專列《釋馬》，分類不如《爾雅》清晰。